
ARCHIVUM ROMANUM SOC. JESU

二月會課



論符咒

從来異端之惑人也類必有小試之術以愚天下之耳目斯倡之者得售其說而人亦遂深信而不疑夫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其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礼楽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俗不過布帛菽粟以為日用飲食之常而已未聞有所為符咒也而天下卒無不治若是者何哉理皆實理事皆實事上以誠感而下亦不以偽應唐虞三代之治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者特有此具也後世異端蠭起偽妄之言盈天下始不過倡為異說以啟其端而其弊遂中于人心風俗而不可止春秋戰国時孔孟已深惧其為害而力為防微杜漸矣

然其時尚未有符呪也設當時而即有所為符呪焉其為聖賢所深惡
而痛懲者又當何如耶今試即符呪之說而論之夫符呪何昉乎其術
蓋倡自張氏道陵云吾聞道陵為子房苗裔子房嘗辟穀導引願從赤
松子遊其後人豈聞風而起耶不然何作此虛無詭誕之為以愚天下
惑後世也然吾謂子房當日蓋有所托而然非真欲為羽化昇仙計也
夫子房起布衣為韓報仇繼得為帝者師封萬户侯彼見夫淮陰族矣
彭越醢矣蕭樊絳灌徃〻獲罪見縶矣值此鳥盡弓藏之日而為明哲
保身之圖故托神仙以善全其後耳豈誠開後人以虛無詭誕之漸也
哉乃其後遂沾〻以符呪聞吾恐子房有知不啻其偽必斥其邪矣何

則天下之可知可行者皆正而實而其不可知不可行者皆耶而妄也
今即以鬼神論謂鬼神為有乎鬼神固無形可見無声可聞也謂鬼神
為無乎鬼神又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也故聖人之言鬼神也不曰誠不
可揜則曰敬而遠之若是乎鬼神至幽也而實与至明者相通凡天地
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運行山川之所以流峙与夫飛潛動植之所以
並生而並育要皆有鬼神以体乎其間其為道易知其為事易行也若
夫符呪之說不過道家者流借以為愚人之具欝壘神荼供其驅遣雨
師風伯任其指揮以為非符呪之力不及此噫嘻日何以昃而再中酒
何以噀而成雨石何以叱而為羊鉄何以點而為金雪何以削而成銀

種〻变化莫測之事更僕难数要皆出于一時偽妄之為而為播弄鬼神之法耳乃人往〻惑于其說者以為其術頗驗不我欺也夫既謂之術矣雖極天下变幻之端神奇之舉彼固未始不可立致然而虹橋月殿其变現於空中者夫豈誠有足據者耶是故君子不尚術而尚理



論符水

蓋符水之術始于蚩尤著于張道陵今世俗咸稱道教深可嘆焉夫道道者率性之謂教者修道之謂率性者吾人日用事物之理修道者聖人撙裁品節之法與張氏符水之術奚啻天壤懸絕焉得以道教而等稱之今天下羽流億萬咸曰張氏宗傳無非偽言詭術哄人財穀以自利所謂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碌〻庸人耳名之曰道士豈不怪哉溯其源流曰道始乎老聃〻〻周之柱下史孔子曾問礼焉若輩謬飾云生我之時無日月滿天星斗不過全則虞舜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豈斯時日月未備乎況老子道德真經並未有符水之說則張氏非道非法不謂

之邪術乎然而世俗尚之謂其能驅魔役鬼也正人君子苟能居易俟命素位而行魔亦不能侵焉用驅逐今世人不明正道淫祀祭禱諂魔覬福并心屈服于魔而獲罪于上帝魔因得以顛倒而播弄之耳又謂符水之術能驅雷掣電禱雨也設遇亢旱之年生民塗炭何不禱雨救之能而不禱是不仁也或有篡弒元兇逆天害民者何不驅雷殛之能而不殛是不智也孟子曰不仁不智人役也我不知其驅雷掣電于何所用耶抑亦欺世盜名而惑人耶蓋緣魔本天神之列灵能最巨背天降罰而為魔無形可顯而惑衆必須托物方可呈奇或憑土木成妖駭人祭祀或假咀咒空言以迷往來另有尚書倫論所謂魔桂魔々君魔大

魔役小魔往々有之張氏符水巨魔之令也顯怪興妖小魔之役也無非誘人信從悖聖賢畏天之學犯上帝惑人之罪更可嘆者名張氏曰真人則吾儕俱為假人耶又名曰天師則上帝曾從張氏而學耶吾思張氏文無治国之籌武乏安邊之畧与民無德与国無功奚足重哉矧古昔帝王弔民伐罪必堂々興仁義之師作霧興妖恐往々乱文明之世況魘魅巫蠱例干重典姑容若輩法網猶疎吾願當道大儒劾之朝廷火其書廬其廬絕異端虛無之道則君子幸明大道之要小人得蒙至治之澤与韓文公佛骨表千載並傳其功豈不盛歟

論符咒

嘗現古之世上有堯舜禹湯文武為之君下有皋夔伊傅周召為之臣其所朝乾夕惕者非曰欽若昊天即曰允執厥中非曰簡在帝心即曰上帝臨汝君咨臣儆日昃不遑故其時君子以孝弟廉潔為心小人以農工商賈為業匪僻不形而民俗淳厚皇哉何風之盛歟殆後世圖讖符瑞之說興而妖言日出即如漢之光武除雜而中興未嘗不名正言順而猶取義於赤伏何怪乎方士之徒紛紛日熾遂以惑世而誣民也夫世主之所以近方士者以其能長年而永齡也乃金石之劑朝進未有不五内燥烈而暮崩亦可以為明鑒矣而後世卒不之悟歷踵其弊

至有居高官列近貴而不惜何其昧與自漢之張魯以妖術炫世誑言
曾夢老君降法以符篆授之遇禍患者焚符而老君應而符咒之說興
後嵩山道士寇謙之復衍張道陵之術詐稱遇神人李譜文授以圖籙
真經獻於北魏主受封天師晉以前尚未有也至唐以玄元為祖立廟
稱帝禍延子孫迨宋賜號不一居之信州俾得世襲又加以玉印金簡
相沿至今皆謂符咒之術為人消禍致福如延老君教下之侶以建齋
醮預為受職得免地獄諸如此說凡載於史冊者已有唐宋以來諸大
儒論之詳矣乃終流而莫返一唱百和何蒙蒙也韓子曰老子之道是
道其所道而非吾之所謂道也即使其道果有足取為有生前以清淨
無為教為者沒後以符咒故呼之輒應遂熱鬧於天地之間而不之厭
大相刺謬有若是耶至若建醮設符能授人魂高職則徽欽之受職不
為小矣而先難免禍於五國城是故且地獄者所以罰罪人也司馬溫
公曰地獄小人入小人者惡人也今使以大惡人而建醮設符即得高
位免於沉淪則天下之事何憚而不為是開天下以長惡之門恐与老
子盛德容貌若愚之說又悖甚矣崔浩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
習禮仲尼所問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誠哉是言也今
皇上英明神武若朱方旦者已正大辟可謂剛斷遠出前代不為方士所
惑者矣惟張氏孫子猶存其孽而愚夫愚婦不能力辨其非道聽塗說

以齋諧誌恠之辞神明而傳誦之狂瀾莫挽今請以隨甕之人取其符呪而救之生以強壯之人取其符呪而速之死可能驗与昔貞觀十六年有西域人能呪人立死復呪即生傅奕曰此邪術也請使呪臣必不能行立破其妄今日而如有傳呂其人者出焉不難於俄傾間定之矣或云符呪之力能驅魔也然即使有之亦是魔攻魔適見其僞呪萬萬無之者乎大抵符呪之禍其端固始於東漢而釀成於唐之祖老子一時邪臣諂附之相習成風至宋祥符年間天書並起加封老子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學士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書且無而況於師乎由此觀之人心之陷溺何其深也与之言帝王之道

則思卧与之言誕妄之事則忘倦不特忘倦也而且樂道之不特樂道也而且筆之于書俗者見諸傳奇文者形諸詩賦入骨滲髓垂之後世真以為不誣矣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蓋以當世尚有目見而心非之者至後世荒遠難稽遂以為確然而可據所以子不語恠若孔子者豈非邁百王超群聖而為萬世之師乎吾師乎吾師乎非孔子君誰與歸

心齋請誌悔之辞神明而傳誦之粗淵莫能今請以隨艶之人敢其符
呪而致之病以猪柱之人敢其符呪而速之死可能驗与昔貞觀十六
年有西域人能呪人立死復呪即生傅奕曰此邪術也請使呪臣必不
能驗無戒破其妄令日而如有便邑莫人者出焉不難於識傾聞之矣
子者蓋非道有未超群惑而為之高世去師子香酥年非己子者
心非之者亦知世義遂難精迷以為難然而皆以不能潛著孔
真以為不能矣孔子曰獨陀對怪後世有任邑盖以言世尚有自見而
也而且筆之于書於者見諸傳者文者形諸言語滿人皆於隨無之後世
則深辟邑其言誰妄之事也亦条不能亦條也而且導道之不能導道

張氏符水

慨自少昊之衰九黎乱德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為巫史蔑瀆於祀此異端蠱惑之始而符水之術當于此時亦既有之今曰張氏符水若符水始于張氏者然竊以為非矣張氏人也符水所以驅名魔鬼者也張氏人也而魔鬼聽其驅名則張氏亦足異矣是以知符水非張氏之所為乃魔鬼之自為者也盖以世道衰而異端啟異端啟而人心变人心变而魔鬼得以乘机眩惑之或附土木神像或憑巫覡妖身或假神號仙名或直現形傳語以符呪与人使之呼名往来以惑世人則驅者魔自驅類其名者魔自名其類也不過假張氏之口耳而張氏

遂得其秘而世守之以為獲利盜名之具其始有張魯也張陵也東漢
時有張角者以妖術作乱號黃巾賊曹操合兵破之然俱未暇究述其
詳第今所謂天師者即其苗裔也其符水禁呪之施或使木移石徙豕
立犬言或使人吞針吐火藏形縮地或於誦經之場使井露時来天花
乱墜或於醮壇之上使玄鶴徊翔彩雲凝峙或夏時而飛雪或晴日而
驟雨変幻無窮一怪字足以盡之矣此聖人所不語而弗為者也唐夫俗
子見其異而駭之固不足責獨異儒者而亦信崇之稱述之更求其術而
學焉非孔子所謂攻乎異端者乎獨不計符水之術於世何所益也謂其
能作風雷雨雪乎則風不能燥物雷不能起蟄雨不足潤禾稼雪不足

殺草木犯四時之令冒上帝之權以游戲於一時之技耳烏足道哉謂其
能驅召魔鬼乎則邪不能勝正正亦無所用其邪先儒有云一念之善
祥風和氣一念之悪妖星厲鬼蓋言妖由人興也禍福之来由人心也
正与不正苟正其心不知鬼何自来而驅之又何所用而召之也如謂以
病疾故則有藥石可療之有不愈者是有命焉不可強也間有負魔者
由其心有所偏而致不能正其心而但驅其魔抑末矣謂問以吉凶故
則為善吉作悪凶何待問也悪而能悔則吉悪而吝改則凶又何待問
也昔者臧會欸為僣卜曰僣吉南蒯欸為叛卜曰叛吉然而一成一敗
效驗不同蓋人心之所自發見者彼則知之而吉凶未形者彼仍不知

也又何待問之且千年不能致粟以养民世乱不能除暴以衛國召之
歟何為哉謂其術可致長生乎則張氏祖宗已皆不在而秦皇漢武學
仙之效具載前史竭天下之力以求之曾無一驗武帝是以有輪臺之
悔唐自太宗至于武宗餌方士之藥以求長生而反致死者六七君而
宋真宗與徽欽皆説鬼説夢如病如狂追後徽宗死于五国城欽宗死
于沙漠金人所謂昏德公重昏侯者益又不足道矣歷代方士祖張氏
之術以欺君而致富貴者亦多不得其死如漢時有齊人少翁為文成
將軍以帛書飯牛而見誅欒大為五利將軍尚衛長長公主貴震天下
亦坐誣罔而腰斬新垣平能候日再中人以其詐告而見殺唐時李玄
伯柳泌等見誅者若〻究無一能以張氏符水自脱其死者則張氏乃
魔鬼之弟子耳故其術每〻窮也顧以天師之號自居豈非矯誣上天
者乎吾儒有當道者宜奏之朝廷治其矯誣之罪且詒之以正道如不
改迸之遠方誅其魁首使天下咸知天之道人之道神鬼之道不可相
侵瀆也豈非盛世之事哉

也又何待閥之且出耳未能致果以募兵世亂不能除暴以撥國為之
數何為哉謂其術何致矣生于荊與張氏祖宗已皆不在而秦皇漢武學
仙之效尽哉亦足以天下之力以求之曾無一驗武帝晚有輪臺之
悔若自太宗至于武宗諸帝士之果以求長生而反致死者六七君而
如病卸征從徽宗而于五國城其死

誤讀也豈非盜世之一事乎
欲進之事必殺其數首及天下忽知天之道入之道神通之道不可指
昔乎吾儒者道者且奏之朝誹其諂諛之罪且論之以正道如不
聽從之事小而反其術之禍以天降之禍自古豈非諂諛上天
倡邪說諂惑邪謀者之流無一篇以張天符水自救其身者因張天師

論符水

今人與之談詩書講道德不侮笑則褻如與之説説異論新奇則傾耳而聽惟恐其言之欬罄也嗟乎此異端邪説所以日新月盛而不可以救矣害人之術雖廣然今所盛行于天下者莫過于張氏符水按張氏之祖道陵生于灤居川中鵠鳴山攻習魔術創言能以符水療人疾病從學其法者但輸米五斗使爲弟子嘗讀通鑑有云信州龍虎山張氏世以鬼道惑衆又號爲五斗米賊以此觀之且無論其符水之靈驗法術之邪正曰鬼曰賊則是否立見矣或曰彼之出處固爲可鄙然其符籙屢有效驗則又不可不信曰今之習其術者多矣試問驅何邪療何

病卽或習之者不得其傳豈張氏之父母妻子無疾病死喪乎何不以己之符水救之自治不能又安能救人也遠事耳聞容或不得其詳卽以予之目擊者而辨之每逢旱歲卽設壇祈雨黄〻冠者終日擊劍敲牌焚符噀水誦咒步罡種〻醜態無不畢擧如此連旬彌月未見油然沛然則效驗之說從何取信也又每歲屆端陽羽流者率以黄紙書符遍送隣里云能除災去患以傳升合分文奉之者懸掛中堂惟恐褻慢然而疾病死喪殆無虛日豈非又不效驗之一徵乎更有可恥者三吳風俗凡死喪之家每臨終七必延道流懺悔追昏夜之際群然巡行于内戶凡閨閤之深房幃之密粘符噀水足無不到謂之淨宅嗟〻蓋惡之心人皆有之每見人家中堂榜曰各有内外止步揚聲以示他人不得擅入爲避嫌也今則揖群道而入妻女之室廉恥之心盡喪尚敢言天師之籙法眞人之符水其高妙無窮也哉或人又曰子之論是矣然信州張氏歷代以來世有爵祿朝廷亦不禁之何子過之深也曰張氏雖以鬼道惑世誣民亦不過狐潛鼠伏非有他念朝廷度量何所不容况在版圖之内亦臣民也奚必罪之設如楚中斗教朱二眉者蹤跡稍涉不端則首領不保矣因予艷稱其符水之妙故不得不一論其邪正是非耳以通鑑所載如此其所行如此以爾我所見又如此則何苦爲其所愚也

論符咒

昔者聖學昌明世道淳古書契作而結繩以易始有文字有大書聖聖相承典謨訓誥鴻文鉅冊洋洋灑灑可法可垂自世降道湮異端邪說蠭起于漢唐宋明之際佛老二氏各立門戶競創高奇一曰釋藏則有咒而無符一曰道藏則有符而有咒問其白馬馱來者果佛氏言之乎則傳士蔡暗之徒為之也問其青牛駕至者果老氏言之乎則關令尹喜之輩倡之也然論佛氏之害則過于老氏之學則道過于佛盈天地間無非為其誑誘而黃冠羽士朱墨之符家至戶到不遺一處奉之如勅書尊之如命令漫云玉笈靈文三洞法籙書一符則可驅祟禳災

大言以欺人實未見其驅禳也至其所施之印曰陽平治都曰九老仙
都曰正一玄壇曰靈寶道德種種不一刋之剞劂氏不從天上來何誕
妄者若此所念之咒語言囈語攙屬朦朧茫無憑據亦不過影響之言
如渺渺際金闕九氣青天上之類為秘密真言而已世人不辨理之有
無聽信師巫蠱惑蚩蚩之氓無足深怪獨是讀書明理漫不知省而亦
恬然不以為非猶之幻術者吞刀吐血極其變幻不測明知為障眼法
而見之者不解其何故而為之者亦不自解其為何故也試問所書之
符所念之咒果能驅之禳之否不知未有符咒以前災祟未嘗不治既
有符咒以後災祟未嘗不亂則是災祟之作由于人之有不有不由于

符咒之有不有也古人有持易經而祟殲有誦孝經而災息者正人君
子不煩于驅禳而自有驅禳之正理日日畏天而天且弗違時時省心
而心自無疚所謂積善降祥災祟且消弭于隱微而况能干之乎若夫
孽之自作禍之自召而必假一符一咒以祈解免是猶解醒而益之以
酒療病而進之以美也曾何裨于萬一哉韓子有言曰人其人火其書
邪說不作而世道人心自返于正矣又何符咒之有

大言以欺人皆未見其端穢也至其所施之印曰佛平治都曰九老仙
都曰正一玄壇曰靈寶道經種種不一列之制劍氏不從天上來何從
安者若此所令之咒誥言嘹諦挺為勝躧若無遞據亦不過鬱欝之語
世人不辨理之有

論符咒

邪術之不得混入於正道也何待辨論哉蓋一謂之術則凡偽指鬼神妄判禍福一切可喜可驚之事皆屬誕妄如符咒是已符咒之說方士之術也如遣將步罡膠執陰陽臆斷凿明之類尸巫尤而效之專以土木邪神用事亦為之宣咒書符誑人聽命遵從一無實據吾以實理明正其謬如日月星辰之麗於天不可指日月星辰即為天也有生天者主之而後日月星辰升沉顯晦之必有其時風雨露雷之必有其準如江湖河海之行于地不可指江湖河海即為地也有生地者主之而後潮汐往來之必有其汛草木百穀榮枯成熟之必有其序豈符咒可以

假托一理倒行而逆施之哉且如人生死係乎天生於世者有富貴貧賤此境之有順逆也而順逆之中天之妙用寓焉視乎人之能安分与不能安分辨其心之為善為惡符呪不能使貧者驟富賤者驟貴也試就疾病一端言之人孰能無病寒暑之所侵衛生不得其道或飲食失節情欲傷感疾病旋至天既產藥材以濟人自宜擇醫飲藥乃不用藥而用禱聽信符呪之術取一盂水焚符呪於其中命病者飲之即可愈有病篤不能飲者以符水噴之不驗即號召土地城隍查報有何鬼神作祟俄傾即指空中有土地城隍查明矣有某神某鬼作祟速設醮修齋拜禱消除災难至某月某日可痊遲之又久病不能痊而資財耗費

悟不為怪莫知悔悟此所謂捏神捏鬼愚弄蚩蚩之氓夫生死禍福主之者天也上天之權孰得而奪之而可歸功于符呪乎若符呪有權是可使風雨露雷不必有火氣水土四行措施之因其時草木百穀不必有春夏秋冬四時生長之循其序豈理也哉又如大疫大兵大荒天意存焉疫不可以符呪致祥兵不可以符呪致勝荒不可以符呪致穩明理者必歸之于天用符呪者獨謂符呪有靈是使百千萬年永無疫病兵戈與水旱也一符呪治世而有餘謬矣謬矣究符呪所從來倡于漢時之張魯其後裔張道陵號為天師流傳其術至今恣行而惑世誣民其害尤甚以其有主張天地呼風喚雨斬妖驅鬼之說也然則為此符

呪者安知非鬼借此以顯其能而符呪亦借魔以矜其異哉吾一言以蔽之曰非實理之可據者不足信

論符呪

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此亦人之所願聞也而聖人弗為何哉以其惑世誣民而欺天以盜名也夫聖人之道不矜奇不炫能不為詭異不以左道乱政其所見諸文為者不過庸德庸言与天下共知共行耳初無俟求諸渺茫冥昧之間也乃或謂顓頊之世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〻神分治則上古固有以人治神以明治幽之事而不以隱怪目之較諸張氏之能制神將以符呪禁勅邪魅之法不異世而同揆乎曰國語所傳少皞氏衰九黎乱德民神雜糅家為巫史相與聽于神祭非其鬼此妖誕之所興人心之所以不正顓頊氏承之惡其

瀆乱使各有所屬無相侵瀆耳豈其以符為威令呪為呼召招之来遣之去哉昔夏之興也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而魑魅罔两莫能逢之則惟協上下之休嚴幽明之分而妖誕無不屏息又何待書符持呪然後鬼怪懾息乎夫符呪之作始于方士而以方術邀朝廷之封爵者惟張氏耳唐之張道陵係漢中張魯之後居龍虎山為道士賜號全真今其子孫世〻承襲使鎮壓妖魅愚俗争羨之謂可匹休孔氏而不知聖人有所弗為矣今即其所謂符呪者論之蓋符之為言合也合符以為信也呪之為言祝也詛呪以為約也約信由于符呪則以符呪行其妖誕大抵方士皆然耳然非方士能為此符呪也其原由于魔計之煽惑人類陰示其術以相詛盟習之者自神其術信之者亦神其術謂鬼神果可以呼召往来符呪之應驗如此也而不悟其墮于魔之術中矣學聖人之學者其可矜奇炫能習為詭異自罹于欺天之罪亂政之誅哉

入以學者其可惜哉雜背爲誇異自罹于叛天之罪亂教之禍者
何以守存雜來符咒之應驗非也而不諳其理于靈之妙中矣學輩
鑽愈示其術以相誼盟旨之普自神其術信之者亦神其術語鬼神矣

論符咒

慨自正學不講至道不明而容匹夫之竊弄靈奇惑溺世人侮慢上帝舉莫知其罪之大禍之極也道陵張天師人也居于龍虎山緣其巧詐桀傲邪魔誘動其心習演通魔法術乃製玉印金劍經咒符籙以行伏壇步罡召神閱將遣魔驅鬼降龍伏虎与夫吞刀吐火揷釘貫針種種怪幻戲法魔喜道陵可用爲己之前茅嚮矢大使陰禍世人所以伺陵畧動符咒等隨即應効顯奇百般欺誑世人爲噫人之有所作爲必有其權現其權從孰付即可知其真偽邪正今夫宰相專爭調羹權從孰付天子付之也真也正也天子統御天下權從孰付孟子謂天與賢則

與賢云天與則天之主宰付之也真也正也苟不然邪矣僞矣道陵行法術等不究其權從輙付可乎如云由天子付而天子單付以臣治世理民之權不付臣以通盡召神之權如云由上帝付則陵當寅亮天工導人略事何乃自立玄門妄称多許無始天尊三清名號以無為有以僞為真將大本隔絕其罪何如又陵立石山中盡刑各等細小術法于上凡欲學者止許五月五日正午入山抄歸習之撮出巧怪戲法此等雖其緒餘然即流窮源可知經咒符籙之為判其教之邪僞無疑矣天神之尊超越吾人非可召致天神之外別無天將豈復可閔祟与鬼無非是魔蓋人方死即受上帝賞罰以定升降無復優遊在世然魔亦即

即天神之傲逆者其討甚深其力甚大非人之力可驅可捉其召而至閔而來驅而去捉而伏者非屈於謀力佯敗佯輸樂于欺誑戲人誘人行永死之路而不覺耳常情未識妄信實然暗箭之傷可勝痛耶道陵自為天師其裔輙習其術者則相繼登天師之位世世為天師夫有天下者称為天子彼獨称為天師天而有天師豈可為天如云為天子之師彼何庵不与公孤之事侮慢抗逆罪至于極而無声其罪以討之者彼之幸也良可悲也

論符呪

天下有真者生而偽者亂焉有是者出而非者雜焉真偽之間是非之際恐其混而為一也不可不為之明辨至于家道以符呪鼓惑愚蒙誕妄鄙陋本屬齊東野人又何足辨然習俗已久即賢士大夫亦不免從而信之敬而礼之遂相沿徧天下嗚呼甚矣人之好奇鶩異趨吉避凶畏死喜生祈福免禍也將見大小之家畧有疾病顛危等事必延道至家施符誦呪名曰延宅拈符附首以示諸邪魔不得入焉又時至端節羽流以符呪回獲利人家多取以粘室內噫符而果靈呪而果驗則人之吉凶禍福生死等情皆符呪得而主之矣要知人之吉凶禍福生死

莫非有命耶魔不得擅專于其間符呪亦何所需哉且符呪亦盡胡言黑語不可當譯揑爲肉髻湧出此即獵衍者之毫毛变化也醜矣或曰當今張氏符呪真能驅魔拒鬼往々灵驗然此又扶一二妖術愚人即如漢時張角者流也而又何可信其灵驗耶世人不察而妄以爲驚天動地崇而礼之亦可哀矣蓋人之爲人揔不外于理數二字理直氣壯雖千萬人亦往矣何惧夫鬼亦何恃乎符呪若理屈數勝即閒居獨處之時消沮閉藏深惧夫人亦深惧夫鬼恐禍之或及災之或至符呪之所以信其有也此皆失理縱欲者之所爲也

論符呪

自古迄今人共由于道而莫越者惟三綱五常爲萬世不易之經々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無邪慝此聖經賢傳帝典王謨有六經爲治世之書而佛氏之華嚴法華金剛等経老氏之皇極玉樞等経皆斥之爲異端以其惑世誣民爲害至烈至于符呪則又惑人甚者矣自符呪作而邪術滋多佛氏以持呪爲修行老氏以符呪爲勅令各執己意爭鳴一時誘天下之民日陷溺其途而後已由是相沿者久人群奉之爲神而聖賢大道之垂幾乎無復存矣其禍慘于崩傾其害甚于禽獸流毒將何底止審厥所由其端始于張魯々在漢時偽言夢中老君以呪授

之遂宣其咒以行其令書咒于符可以救病可以排難可以挽天時之水旱而從之者以起魯之後有張道陵號爲天師漢唐以来流傳至今凢遇患難疾苦即書符作法謂可驅除邪祟轉禍爲福而信之者受其指揮此其妖術僅可以欺天下之庸士而不可以惑天下之哲人可以驚天下之小人而不可以動天下之君子尤可笑者水旱大灾与符咒何与或遇大水覔其期曰某日可晴或遇大旱覔其期曰某日有雨而人又信之殊不知天之欲雨也太陽先隱天之欲晴也太陽先舒一陰一晴天已寓其理于不言之表而人乃歸功于符咒也抑何妄之甚夫是非迥別入乎彼必出乎此人能修德力行以聖教爲歸猶可挽回天怒如以符咒爲可驗則邪僻恒存正義倒置世道人心不可復正吾故於張氏之符咒不得不深爲歎息痛恨也



論符咒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無時非道之充周流溢無物非道之宰制涵濡書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此萬世不易之常經也而異端百家之邪術不与焉自邪術蠭起而符咒亂惑人心易蔽往往趨吉避凶聽命于鬼神驅除妖怪彼雖任意為之而讀書談道之儒早已知其誕妄矣今之方士遣將步罡念咒書符或握劍或用勅拍案声揚種種不一皆用邪法以迷人恣意妄談為之者半信之者半遵其令而行咸曰符咒有灵不當藐視抑何不究其所由來而歸正道者之少也嗟乎人情愈薄世故日非趨惡易從善難一人創之千百世崇而習

之舉世之人皆相率而趨于偽矣要思創是說者誰其禍發源于漢〻有張魯特倡符呪之說一時横行充塞天下吾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迨其子孫號為天師沿習于後燈〻相續年愈遠而害愈深術愈妄而禍尤甚自漢唐以来諸人耳目流傳迄今牢不可援非一日之故矣最可恨者信佛氏之呪每逢朔望便修斋持呪謂可邀福壽抑知聖賢尚不能無過況庸人乎誦此呪語功何在耶奉老氏之符及遇重五不論富貴貧賤之家咸有帋符張掛自謂用之則妖魔鬼祟見之無不退避試思但欲塗帋上之符以驅惡則凡不用符者當必盡天下之邪魔皆藏于此矣誘民于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夫何不究理之真偽事之是否群起而敬信之其為害天下蒼生不小世之人稍知生死吉凶禍福係于天惟天有權決不屬之于符呪則世之宗張氏者亦可悔而知返也夫

論符咒

符咒之術何昉乎昉於漢張道陵（據陵）生天日山造作符書惑百姓其孫魯以法相承聚衆據土後雖破滅而子孫復演之歷代不廢遂至於今丘瓊山曰道家者流其源出於老子漢初其法有三十七家大旨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等事東漢末張道陵始創其法然惟私相授受于民間未盡傳布天下也至北魏嵩山寇謙之修張魯之法自言親遇老子命之繼道陵為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誡之書此後世齋醮科儀所由起也又自言遇老子玄孫李譜文授以圖籙真經劾召百神此後世符籙指召之術所由起也道家之法於此始盛又司馬溫公曰

符水禁呪之術至譙之遂合而為一迄今循之其訛甚矣由是觀之則知符呪之術始於道陵盛於譙之嗣後宋徽欽又崇高焉至元成宗則又授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才為真人領江南諸路道教然後符呪之惑人殆遍天下矣雖然天下不知其非而尊信之請得畧言其一二執今之人而問之曰呪何為則曰遣神也乃窺其門有勅印小符焉登其堂有勅印大符焉是家給而戶拈之宜無有為祟者矣而一遇疾病則又以為某鬼某神見咎而送鬼求神之不暇何也此即其自相背謬而符之無靈也驗可知至於呪且無論其他論其衆所共見共聞者如国家或逢水旱長民者亦嘗延請僧道建壇設醮以祈晴雨而其時披法衣仗神劍手書符而口誦呪乃當夫旱初不見立地有呼風致雨之能而旱如故當夫水不見立地有撥雲覩日之功而雨如故則即衆人所屬目之地而符呪之技倆尚如此彼一二人之競稱以為靈者烏知非傳聞附會以自神其說耶或曰今之符呪非張氏之真者也譬之大木張氏根也徒衆之行其法者枝也葉也置毒于根則枝葉皆体是根之毒理固然也今謂張氏能之而徒衆不能尚得謂之大公之道耶嗚呼循其天師之號則矯誣上帝循其符呪之說則欺罔下民而世猶共矜其神而不之察者甚矣人之愚也

辨符呪

嘗聞上古之世無書契大事結大繩小事結小繩以此爲治迨聖人出而作書契然後事有記而文明備書契之有利益於天下後世也豈淺鮮哉從未聞有符呪而可以記事可以垂訓後世者書契之垂訓後世者如詩書礼樂春秋褒貶所載者君臣父子之道三綱五常之礼諄諄誥戒教人人爲忠臣孝子爲善去惡其中尚有不能遵其教者況區區一符呪而足以使令幽渺之事乎若論符呪非草非篆非經非文非訓非典非詩非書無釋意之可通無文理之可解若曰天篆而天国不聞有此篆若曰天言而天国不聞有此言若曰以之驅魔而魔未必之驅

若曰以之治病而病未必之治世之神其說者動必曰如何靈驗如何
報應究竟從未有真見真聞不過以訛傳訛耳若此者亦止可愚之愚
夫愚婦耳豈能惑於正人君子耶吾用是借一說以喻之如朝廷之法
律官府之政令有權有位有司有職然後藉誥文字以勸善懲惡此自
然之理也若夫符呪試問所司者何事所職者何職其位何位其權何
與現符呪之形不過一花圈聽呪之語而又不可解問其人又不過有
室有家之一庸夫耳如是而曰能驅遣天神役使魔鬼吾不信也況天
神魔鬼皆　天主之所造　天主之所造亦惟　天主能遣之耳若人
而曰能遣之其僭越　主命矯誣甚矣而可謂之灵驗報應乎以是論
之符呪之無用反不如上古之大繩小繩之足以記事矣如是而世之
人猶惑其說而不悟者可慨也夫

若曰以之治病而病未必之治世之神其說者動必曰如何靈驗如何以
報應究竟稽考有真見真聞不過以訛傳訛耳若此者亦止可愚之愚
夫愚婦耳豈能惑於正人君子耶吾用是借一說以喻之如朝廷之法
律官府之政令有權有位有司有職然後籍諸文字以勸善懲惡此自
然之理也若夫符呪試問所司者何事所職者何職其位何位其權何
與現符呪之形不過一花園聽呪之語而又不可辨問其人又不道有
望有家之一盾夫耳如是而曰能驅遣天神役使魔鬼者不信也況天
[illegible]之所遣亦惟 天主能遣之耳若人
[illegible]

論符呪

符呪之術誣妄拂經而惑人甚易蓋人情好怪而不論理即妄言之姑
妄聽之鮮不以耳為目炫以為神惟君子雖閔以非其道苟按常理以
斥之則其說立窮符呪本諸老氏然老氏叛說之始未嘗有是後世方
士巫覡竄為張弧載鬼吐火吞刀禁厭諸法斯又老氏中之異端也其
說雖自講張而卒無一驗如少翁之致仙呂用之張守一輩之幻術皆
至殺身唐貞觀間有異僧呪人死生立應終不能施于傅奕而旋自殞
林靈素六方力士北斗神兵徒陷徽欽于朔漠古今來以此自誤誤人
者指不勝屈乃道術家輒曰凡此皆邪術耳若正法得之真傳則可以

呵風雨役鬼神正如国家詔命符篆傳檄號令捷于影響無不驗者不知鬼神無形與聲惟帝所命黙運化工故能体物不遺弗取資乎耳目何所用其憑驗藉曰有之而世人臨摹仿倣以行者無異僞刊之印信私判之硃墨矯傳之禁令此法所必誅者也若鬼神不辨真僞概爲趨承恐後爲抑何蠢愚至此又令此地之符呪方舉彼地之符呪又呼彼鬼神不幾應接不暇而疲于奔命乎且余嘗目擊術士之施爲矣昔年亢旱禱雨久而不應乃畫符于桃椿曰此某神将也倒釘而椎擊之画符于陶瓦曰此某天君也火炙而碎擲之且望空誦呪作訶責狀以其不致命故楚毒之若是嗟〻 婢僕隷卒有所慢誤亦罪止鞭撻而已不

得而擅殺也彼所謂神将所謂天君則固尊而在上矣以卑祈尊以下懸上可加以摩頂放踵粉身碎骨桀紂所不忍設之刑耶鄙謬極矣或曰張氏之術確有所本至今往〻靈異似不可以盡非夫道陵入山修煉卒爲巨蟒所吞其子孫以爲耻乃藏一鶴于山巔當衆目仰視之際而放之托云跨鶴登天先儒辨之已詳始尚如此今復何望哉人之炫之者惟憑訛傳白撰詡爲異聞然必驗其小者而後信其大者見其易者而後信其難者則吾聞其術能伏龍虎未見其能制螻蟻也能召鸞鶴未見其能致燕雀也能轉移千里之水旱未見其能立救一人之飢寒也能禳他人之災厄未見其能免一己之死亡也尚得謂之神術乎

士君子苟守正而不好恠按常理以斥之縱有奔雷走電之符叱石移
山之咒試諸目前亦与乞兒戲術等耳必不為易惑者惑也